

馬卡連柯著
天浪譯



雙親讀物

五十年代出版社發行





雙 親 讀 物

(第一分冊)

馬卡連柯著 天 浪 譯

五十年代出版社發行

一九五三年·北京



Д. С. Макаренко
КНИГА ДЛЯ РОДИТЕЛЕЙ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их Наук
РСФСР
Москва, 1949.

雙親讀物

著者 馬 卡 連 柯
譯者 天 浪

出版者 五十年代出版社

北京前門外大街新華書局六號
上海南京路一七〇號

印刷者 五十年代出版社印刷廠

北京前門外大街新華書局六號

總277 數35 78千字 53開 193字面頁
1—5000 一九五三年十月北京第一版

內 容 提 要

在這一分冊裏，馬卡連柯首先列舉了在教育兒童方面所犯的一些典型的錯誤事實，一一加以分析，得出蘇維埃教育應走的正確方向。接着又介紹了一些家庭的實際情形，扼要地談到這些家庭的生活情況、勞動情況和教育情況，從這些具體的實際事實裏，說明什麼是合於蘇維埃教育原則的，什麼是不合於蘇維埃教育原則的，從而也就印證出了蘇維埃教育的正確道路。

編者的話

馬卡連柯將一生的三分之二時間，都直接貢獻於教育兒童和研究由兒童教育的經驗中得出教育結論的這一艱鉅工作上。

馬卡連柯在學校裏、其後在高爾基工學團裏、特別是在捷爾仁斯基公社裏從事教育工作的時候，和學生的家長們發生過許許多多的實際關係，這種關係使他越發堅定地感覺到有必要和作父母親的談一談家庭教育問題，有必要寫作有關家庭教育理論的書籍。

馬卡連柯在某一封信裏曾指出：「應當寫作家庭教育的書籍，應當研究蘇維埃家庭中的道德教育體系的哲學基礎，必須進行推廣父母研究家庭教育問題的廣泛組織。在有計劃性的蘇維埃政治經濟生活的統一制度中，任何一個部門也不允許有教育方面的自發性的發展。家庭應當在為爭取實現共產主義而鬥爭的國家任

務和目的的總的體系和計劃中從事教育。教家庭從事這樣的工作是並不困難的，但應積極地進行指導。」因此，關於著作『雙親讀物』一書，就成為馬卡連柯最迫切的具體任務了。一九三六年夏，他責成他的妻子（教育專家）進行這一工作，委託她準備寫作該書的材料。同年的秋天，馬卡連柯獨樹一幟地決定以文學的形式來寫作這一本書。在『雙親讀物』第一卷出版之後，馬卡連柯曾說過：『最近兩年來，我完全在研究家庭教育問題，精心研究在家庭教育工作中應如何來幫助家庭的方法。因此，我儲積了許多的印象、觀感、經驗和認識。老實說，我進行這一工作——寫作這一本書，是非常小心翼翼、謹慎將事的……我為什麼要就心這一工作呢？因為，無論在俄國文學著作中，無論在世界文學著作中，還沒有過這樣的書籍，不能向他人學習「如何寫這樣的書」。」

一九三六年，馬卡連柯開始寫『雙親讀物』，一九三七年九月完成。寫好的稿子，分期登載在『紅色處女地』雜誌上。十月末，決定出單行本，於同年出了版。馬卡連柯寫作這本書時，已經遠遠地超過了最初的單純任務——向父母提供

關於兒童教育的各種意見。他在這本書裏，提出了兒童及青年在走向共產主義社會中的成長發育和道德形成的哲學問題。

第一章

也許寫這本書有點大膽妄爲吧？

現代的父母教育兒童，就是締造我們國家的未來歷史，也就是締造世界的歷史。我能擔當起範圍這樣廣泛的重大工作嗎？我有權利作這樣的工作嗎？我能夠解決或闡明這一問題（即使是其中最主要的問題）嗎？

所幸，並不需要我大膽妄爲。我們的革命，就是偉大的詩史，而尤其是一種偉大的事業。革命的詩史和事業，就是已經被創造出來的新人的教育學。在我們生活的每一種思想裏，每一個活動裏，每一次呼吸裏，都充滿了世界新公民的榮譽。難道我們可以體會不到這種榮譽嗎？難道我們可以不知道我們應當怎樣教育自己的孩子嗎？

但是，我們的生活中也有庸俗平凡，庸俗平凡中就產生了多種多樣的瑣屑細

節，有時候人們就要在生活的瑣屑細節中消磨下去。我們的父母，也有想在這些瑣屑細節中尋找真理的，忘記了在他们的手旁有偉大的革命哲學。

幫助父母們觀察、思慮和正視現實，就是這本書的徵末任務。

★

★

★

我們的青年，是無可比擬的世界人物，其偉大卓越，也許我們還不能夠完全把握到。誰生育他們？誰教管、培養他們？誰扶植他們從事革命事業？從那裏得到千百萬技師、工程師、飛行員、康拜因機手、軍官和學者呢？不是我們——這些年老人培養教育了青年人嗎？但是，這是在什麼時候呢？為什麼我們沒有注意到這一點？不是我們抱怨過我們的各級學校嗎？不是輕於埋怨，習以為常嗎？不是我們認為我們的人民教育委員會只會叫喊囂嚷嗎？說到家庭，彷彿是支離鬆弛的集體；說到愛，不過是過隙風塵，彷彿我們就沒有呼吸到溫暖的愛。而實在也是沒有時間——建設、鬥爭、再建設，就是現在還在建設中，從來不能歇手。

看看吧：在意想不到的廣闊的克拉馬特爾車間裏，在斯大林格勒拖拉機站的一望無際的廣場裏，在斯大林、馬開也夫、和高爾洛夫礦山裏，在一天一天的不斷建設創造中，在飛機上，在坦克上，在潛水艇上，在實驗室裏，在顯微鏡旁，在北極的廢墟上，在各種各樣的舵輪、起重機旁，在所有的入口出口之處——到處是千百萬的新的青年人和極端樂觀生動、朝氣勃勃的成年們。

這些青年和成年是生活的主人，他們安心靜志，滿懷信心；他們不瞻前顧後，也不狂暴失常，不誇大矜持，也不意志消沉；他們具有空前未有的操持氣魄，他們在從事着我們的事業。如果告訴他們某種事物——我們要開始忘去的事物，如『巴斯杜霍夫父子機器製造工廠』，那就會看出他們在每一種表情和動作中，將流露出如何的細微敏銳之感。

在這種歷史奇蹟的背景中，斷傷父親情感，損害母親幸福，毀傷蘇聯未來人民性格的家庭『不幸』，就成為荒誕不經的事情了。

任何的童年不幸，任何的失敗，任何比例的缺陷——即使是百分之一的缺

陷，我們都不應當有！不過，在若干的家庭裏，總是免不了有不和洽的現象。雖然不多，總還是不幸，有時是公開的爭執，較多的是暗中的僵持。父母不僅沒有注意到這些爭執和僵持，而且也沒有注意到這些爭執和僵持將要來臨的任何象跡。

★

★

★

我接到一位母親寫的一封信：

「我們只有一個兒子，但是，還是沒有他比較好些……這是無可言形的可怕苦痛，簡直把我們都愁老了。看到一個本來可以變好的青年人，一天一天地越發墮落下去時，不僅苦楚，而且氣忿。本來目前的青年時代，就是幸福時代，快樂時代！

「他每天折磨我們，他的全部行為，每種舉措，都在不斷地、反覆地折磨我們。」

★

★

★

父親的表情是很呆板無神的：寬寬的臉，沒有刮鬍鬚，一個頰上受了傷。這位父親很骯髒，袖子上盡是毛屑，一個手指上黏一根毛，手指在我的墨水瓶上指畫畫，毛也跟着轉來轉去。

『我是工人……知道嗎？我在工作着……就是……也就是我在管教着他……你問問他，他說了什麼？好吧！你說！我是不是在管教着你？』

小孩子坐在靠牆的椅子上，有十二三歲，很漂亮，長一對黑眼睛，嚴肅而沉鬱。他一直盯視着父親的眼睛，我在這個孩子的臉上，看不到有任何的情感，任何的表情，除了聚精會神的冷冰冰的凝神注視。

父母揮動着拳頭，抽歪的臉上，充滿了血。

『我唯一的兒子，不是嗎？苦盡了我，現在我一無所有了！』

父親的拳頭在牆上使勁擊了一下。孩子雲霧眼，仍然冷靜地看着父親。

父親疲乏地靠在椅子上，敲打着手指，左顧右盼地看看去，完全茫然如失了。他臉上的青筋，迅速輕微地跳動着，傷痕割斷青筋的地方，看得清清楚楚。

他垂下了頭，伸開雙手：

『把他引到什麼地方去吧，總是沒有辦法了。引去吧……』

他說話的語氣是沉重的，請求的，但他忽然又激動起來，重新舉起拳頭。

『啊！這怎麼可以呢？我是游擊隊員，什庫羅（蘇聯國內戰爭時期白匪軍首領之一——譯者）的軍刀砍過我，砍過我的頭！這是爲了他們，爲了我！』

他轉向兒子，把手放在衣袋裏。話說得那樣苦楚傷情，只有當人們說最後的囑語時，才有這樣的表情：

『米沙！這怎麼能夠呢？！你是我唯一的兒子！』

米沙的眼睛仍然是冰冷冷的，只是嘴唇忽然動了一動，好像有了什麼念頭，但一瞬間又過去了，什麼也沒有說。

我看到了：這是一對敵人，長時間的敵人，也許可能會成爲終身的敵人。兩

種性格在無關重要的瑣事上衝突了，本性逐漸埋沒了，情感日益疎遠了。出人意料的衝突，是性格粗率的自然結果，當然，父親會持棒弄棍，兒子也就會昂首反抗，傲慢不遜。所以，父親和什庫羅分子搏鬥，是理所當然的。這是最初的情況，現在他感到神志不寧了。而兒子呢？

我看看米沙，嚴肅而沉靜地說：

『到捷爾仁斯基公社去吧！今天就去！』

孩子從椅子上挺起身來。他的眼裏放出了快樂的光芒，彷彿要照透整個屋子，屋子裏當真明亮起來了。米沙什麼話也沒有說，但他離開了椅子，微笑的臉直視着什庫羅的刀傷，直視着父親的愁苦的眼睛。只有現在，我才在他的微笑裏，看出了那種掩飾不住的堅定憎惡之感。

父親悲戚地低下了頭。

米沙隨着指導員走了，父親像祈求聖哲一般地詢問我：

『爲什麼我要失掉兒子呢？』

我沒有回答，父親又問道：

「他在那裏會好點嗎？」

★

★

★

到處是書，書簡直堆得快齊天花板了。精美的書背上，盡是大名鼎鼎的姓氏。有一張寬大的寫字台，寫字台上也堆滿了書籍，還有結實的沙爾可發格（Сахаров）（一種食肉石，古代希臘人放在棺材裏能分解吸收屍體的一種石灰石——譯者）的墨水瓶，斯芬克斯（Сфинкс）（有二解：（一）希臘神話——獅身女面的怪物，有翼，常出謎給過路的行人，不能解謎者悉被殺死。（二）埃及傳說——獅身男頭（鷹頭或羊頭）巨像——譯者），熊像和燈台。

在這個書齋裏，生活是鼎沸活躍的：書籍不僅是放在書架上，而且也傳誦在手頭上；報紙不僅是揉折在沙發的枕靠間，而且也陳展在人們的眼目前；這裏要研討到所有的事件，生活在無微不至的生活氣氛裏。

客人在寬大的食堂裏。陳上來的不是用舊式的火壺盛放的豐富茶水，不是爲了痛飲，而是盛在茶杯裏的象徵式的清茶一杯，配着花邊的餐布和適量的素點。皮色微紅的標緻的女主人，有點倦意，又有點賣俏，指甲修飾得整齊齊的輕盈纖手，在指點着斟茶看茶。喝茶的時候，是快樂的哄堂喧嚷——演員和舞女的芳名，打譚取笑的故事，瞬息即逝的人生插話。十二歲的沃洛加總是在客人中間轉來轉去，端詳每一個人的眼色，這是一個瘦而蒼白的孩子，但還精神弈弈。父親要沃洛加『表演』一段，表演一個小小節目，以演劇說，這就是『幕間餘興』。父親將沃洛加拉在自己的膝旁，摸着他的後腦袋說：

『沃洛吉卡（沃洛加的愛稱——譯者）！你爲什麼不睡呢？』
沃洛加回答說：

『那你爲什麼不睡？』

客人哈哈大笑了。沃洛加將眼睛蒙在父親的膝蓋上，羞澀地微笑了，這樣，使客人們更加喜歡起來。父親輕輕地拍着沃洛加問道：

『你已經讀過「哈姆雷特」了嗎？』

沃洛加點點頭。

『喜歡嗎？』

這時候沃洛加倒不張惶失措，但總還免不了有點羞澀：

『不很喜歡！如果他愛上了那個……愛上了奧菲莉亞，那他們為什麼不結婚呢？他們在有意推拖，你讀讀看！』

『幕間餘興』完畢了。一般說，沃洛加並不願意作這樣的節目。父親知道沃洛加表演小節目，最受人歡迎，而沃洛加却不喜歡這樣作。他在人羣裏轉來轉去，由一個客人那裏跑到另一個客人身旁，甚至頑皮地去糾纏不認識的人，盡量想尋找機會來表演『游擊』本領：或顯顯自己的身手，或引逗客人開心，或把父母推崇一陣。

正吃茶時，沃洛加忽然放高了嗓子，把話題引到小說上：

『這是他的愛人？真的嗎？』